



孔明灯

■ 黄爱和

中秋节这天,我们早早就做好了去露营地赏月的计划。一过午饭,就将赏月用的露营帐篷、地毡、折椅、小马灯、茶器和食物等备好,不到下午五点,我们就出发。目的地是八里湖东南岸的草地。我们来的时候刚好路边有停车位,剩下就是找我们的宿营地。我是第一次来,家人们来过多次,在他们的引领下,也很快找到了适合的地盘,好大一块宽敞平整的绿化草地,今晚就属于我们。女儿女婿娴熟地支起了帐篷,撑开了场地,我则可以放眼看看周遭的环境。临湖绿洲的旅行道由南向北柏油铺就,随弯转曲,自然随意,绿色草地也因形赋彩,缓坡向前,不植一树却绿意茵茵,生机无限,不设一屋却人山人海,帐篷遍地。放眼湖中,则灯光倒影,碧波澄霓,整个新城亦如海市蜃楼,倒悬水中。山横翠而隐逸,水无波而致爽。不远处不时传来烧烤的烟火气及牛羊肉串味,引得我们也摆开架势,横肴列饮。我则提壶泡茶,闻香识趣,静待东山月启。

最兴奋的当然是小孙子童童。他对月亮从小就有一种特别的偏爱,还没学会说话的时候,看见天上的圆月就跟着大人喊“月字月字”。妈妈教他的第一句话却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此时的他提着个小马灯奔走在各个帐篷之间,或是探访,看看别人家的露营秘密,或是问候,感觉每个陌生人都是他的朋友。

也许是庐山太高,也许是云层太厚,今晚的月亮迟迟不肯露面,左等不见月亮,右等不来星光,整个湖畔好像没有了耐心,一时失去了待月赏月的兴趣,喧腾中唱起了卡拉OK。在极不协调的歌声中,女儿突然喊了一句,月亮出来了。我们回头看去,月亮冲破云层,出现在另一个方向。这时我才觉醒到,我认真地待月却待错了方向,不好意思说出我的迂,便将错就错,对照着那个待月的方向,

寻找着再也不可能等来的月亮。

厚厚的云翳后透出来的月亮黄黄的,毛毛的,像一面擦不亮的老镜面,照人于朦胧迷离间,又像一块把握不尽的美玉,有其光辉却总不透亮,甚至带些明暗不定的黄沁,摇摆在云里云外,半依半偎。我们举起手机,来回拍下这难描的景象。每个人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那轮月亮,从小到大,每年中秋都不停地往里面灌输着你的认识、思想、情感、记忆,你拍下的每一张照片,都是你心中无限的记忆与想象。纵然是家人,也在不同的组合中流变,我也从孙子、儿子的角色,逐渐成为父亲、爷爷,陪着不同的亲人,共看同一轮中秋夜月,个中滋味,五味杂陈,说不清是苦是甜,是忧是乐。今人不见古时月,古月曾经照今人。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记得小时候,每到中秋,我们就早早地盼着父亲回来。父亲回来就有铺上的蒋氏月饼。月饼是四个一叠,用褐黄色的牛皮纸包好,细细的麻绳从底下兜起,面上一张红色的方纸上“月”字特别明显,来回一扎,系上个扣,拎在手上,颇有古风。一到下午,就有人拎着大包小包的月饼往家里走,我们等在家门口,数着来往的路人。等吃过晚饭,我们将小方桌往院中一摆,等月亮出来,也等父亲回来。父亲的出场特别具有仪式感,他拿出月饼,慢慢拆解着麻绳,敞开包纸,里面是四个整齐一叠的月饼。父亲小心翼翼地用刀一架,平均分成四份,将月饼摆在盘上,外香里甜,偶有红色的金丝橘相杂,很有诱惑力。等拜过月,唱着儿歌,我们兄弟每人分得一份。我们一手拿饼,一手相托,生怕掉下些芝麻饼屑,那份香甜爽,现在想来,不时还泛涌口水。

童童提着着他的小马灯过来打乱了我的思绪。“爷爷,那是什么?”我顺着他指引的方向,一盏红黄相杂的纸灯飘向

湖面上空,不是很大却很明亮,我们也觉得有趣。“孔明灯!”我说。“什么是孔明灯?是我一样的灯吗?”童童扬了扬他的小马灯认真地问。

我惊讶于他问得这么急迫,这么恳切。告诉他说,孔明灯是用透明的纸做成的灯笼,点上蜡烛,可以透光,还能飞起来,飞得很高很高。童童高兴得跳了起来。嘴里不住地喊着:“我也要,我也要。”直到奶奶答应了他的要求,明天去买,他才肯罢休。然后提着他的小马灯,一摇一摆,见人就问,是你放的孔明灯吗?旁人不解,他又继续去问,是你放的孔明灯吗?终于有人笑了,觉得这小孩好玩,说:“不是我们放的,可能是湖那边的人放的。”听到这样的回答,他有些失望,喃喃地说:“我明天也要去放孔明灯。”

我没有过多地向他解释孔明灯的来历与意义,对于一个三四岁的小孩来说,也许那些都是多余的,他的内心还是一个待填充的空域,以后有的是时间与机会,无论是纪念还是怀念,是追忆还是展望,我都不希望他过早地背负大人们的情感。也许今晚的望月放灯,在他心里就已经种下情趣,潜滋暗长。

十点多钟后的月亮终于穿过云翳,以全新的姿态亮相。玻璃上的水雾已除,镜面重磨,世界上的一切又显现,清光如洗,重新照见万里山河,与地面的五彩灯光相映,大千世界,晶莹剔透,玉宇琼楼。我一面念着“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的诗句想着过去,一面担心小孙子睡意来袭,提议早点回家,好让后面的人来填补我们让出来的空地与车位。我们的车还没有发动,就有多辆车等在车位旁等着,一分钟也不耽搁。

我们都以为童童早已忘记了的孔明灯,他却睡在床上嘴里还念念有词,明天我也要去看孔明灯。



飘逝的炊烟

■ 刘运华

进入家乡那个熟悉的环境,感到特别亲切的就是炊烟。在乡村,炊烟比任何一件事物都显得特别,但它又不是醒目的事物,炊烟有时候不太让人关注,它是在人们不经意的时候悄无声息地出现。炊烟是乡村里所有人灵魂的导师,她让我们在人生的坐标里找准自己的标尺,时刻保持对生活的信心。在城里待久了,回到家乡,我感到特别亲切的就是炊烟。秋冬时节,来到熟悉的环境,举目四顾,透过收割了庄稼的田垄,一些屋场零零落落的林木,房顶上飘动的如丝炊烟,我深切地感受它的灵动……炊烟妖娆地在香樟、茶树、玉兰的叶片间隙里飘舞升腾,贪婪地呼吸着从老屋里飘出的农村新米特有的清香。乡村上空也辨不清到底是炊烟还是薄雾,升腾在空中缭绕,偶尔看到起得早的影影绰绰的人影。远处的山坡渐渐被一层薄雾笼罩,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不时传来一两声公鸡的打鸣声,打破了山村的宁静。黄昏的时候,在记忆里,我们从地里干完活回家,夕阳的余晖洒在林梢间,像涂上了一层层金粉。炊烟,那一缕冉冉升起,静静飘散的炊烟,让世界开始安静下来。炊烟袅袅,无言地诉说着庄户人家的喜乐哀愁,诉说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希望和憧憬。因为它是人间的未来和希望,是人们对幸福生活记忆和向往,更是乡村一道优美而靓丽的风景。

二

炊烟是缠绕心头挥之不去的乡愁。农户人家生火做饭需要烧柴,少年时代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就是砍柴,小小年纪要认识了几十种树,了解哪些树燃烧火焰高,哪些树不好烧。砍柴是一门体力活,却成了每个家庭孩子的重要任务。我还记得大毛的父亲这样说:“在学校里屁事不做坐了5天半,星期天砍柴,活动活动筋骨!”农家孩子,在长辈眼里,读书成了一种奢侈。星期天,我相邀大毛等几个都是十二三岁的玩伴,挑着用楠竹片自制的柴夹,走十几里山路去连云岭,我们挥动瘦小的胳膊,去干壮年男子的活。砍了柴,还要挑回家,10多里的路算得上是长途,行走半路,胳膊被扁担压得生痛,两条腿像灌满了铅块,艰难地移动脚步,扔掉一些,又有些不舍。一担柴挑进门,跌坐在门槛上,半天也站不起来。肩膀红肿得像包子,母亲拿来一杯柳叶捣的汁涂抹,以治疗。

我从读小学五年级就开始砍柴,除此之外还有一项任务,那就是卖柴。第二天天不亮,我被父亲叫醒,挑着五六十斤柴上路了。到集镇,太阳出来了,我感觉胳膊疼痛,两条小腿发



我去过肉乡(外一首)

■ 马 兴

这是古城四月
楼房齐刷刷站立河岸
菊香炎书声互为倒影
友谊在笑脸间荡漾

我拍了一下美景
感觉像诗中的画
远方的朋友看后却说
现在的城市都一个样子
高楼大厦,不知你照的是哪里

我说,这是南阳内乡
眼前的河叫湍河
不一样的是它流动过
范蠡、张衡、张仲景的身影
煮过伤寒杂病的药汤

此时,微风正吹过芦苇
阳光阅读波纹
我站在河边
时光、河水仍在向前流动

听说白居易在这里写过诗
我跟一帮诗人来打卡
虽然有点飘,但没有头重脚轻的伤寒
第一次听到宛梆女腔高八度的啾音
还去了县衙
在“治菊潭,一柱擎天势重;
爱鄢民,十年踏地脚跟牢”楹联前
向清风致敬,抖了一下两袖

去石头村看石头

去石头村看石头
跟回老家迈特村看亲人,不是一回事
也似一回事。

石头的笨重石头都知道
石头的善良却不是谁都能看见
你瞧瞧,那两块石头侧身,抬脚
给一缕清风和一朵野花让路

我还说每块石头都有翅膀,你信不信?
你看,我手里的这一块
我一撒手
它就像一只鸟儿
驾驶童心,贴着水面飞到对岸

石头都是迟语者,只有匠人撬开嘴巴
但张着嘴,也不轻易说话
在博物馆变身成沉思者
比牛顿更早看见苹果掉下来

石头搬动流水也成诗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就是王维看到的石头

今天,我们在内乡吴垭石头村
看见的石头像一粒粒汉字
被老百姓垒成抒情的墙
又像庄稼在墙上生长
压在底下的蟋蟀终爬上石头的田野
把春天歌唱

生活日常(组诗)

■ 刘 枫

电 梯

电梯内厢右边的数字版
-2到44
几十个数字键规则排列
我的手指识字少,情商也低
每次只会与-1,1,10
这几个数字作手语交流
它们也欣然会意
送我上上下下
去到想到的楼层

不知是手指与这些数字
有了某种默契
还是我就是
活在这样的局限里

富一楼

其实这是个谐音梗
就是负一楼的口头别称
但从中想到一种美好的祝福
送给住在这楼上的所有人
其实负一楼也确实挺富有
看车位上停着各种车辆
你或许会明白
在这里,有房有车
不是一句口头禅

小区门岗

外来人须经他同意
才能进入小区
这时候,他有主人的襟怀
比铁锁更忠诚
像守关的士兵

而当业主于此进出时
无论步行或是驾车
他都立正敬礼
标准的姿势
透出满满的热忱

身份与尊严
像门口的电动横杆忽上忽下
责任两个字
在眼里不停地闪烁

